

佛學大綱

遠參老法師講於星洲中華佛教會
(分八晚講)

第一晚講 佛為何事出世？

經云：「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」此句經文是釋迦牟尼佛，自示現成佛之後，說法經過四十餘年，將示入涅槃時始說之，可知此句經義的重要性，必要向文裡尋討方能知如何是「大事因緣故出世」，斷不能依吾人之思想如何去推測。鑒於古德憑以自己之聰明智慧去解釋，有謂以了生死為大事，以眾生之生死輪迴苦惱難以自脫，必須有佛出世教導，才能了脫，故以了生死為大事。若然者，諸阿羅漢辟支佛已了生死，應符佛出世之意，何以佛處處呵斥之？當知佛非為眾生了生死而出世，不過未至說為何出世之前，確亦有令眾生了生死之方便說，而不得認為佛出世之大因緣。

經云：「是諸眾生未免生老病死，憂悲苦惱，而為三界火宅所燒，何由能解佛之真實智慧。」故先說權教了生死，後說佛慧，當以佛慧為大因緣。復有一般大德以「明心見性」為大事；亦有以念佛生西方為大事；總而言之，各宗派下各人所傳承邪說，無不自認大事因緣，皆違佛意。今依經文不會錯誤。

經云：「云何名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？諸佛世尊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，使得清淨故，出現於世；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，出現於世；欲令眾生，悟佛知見故，出現於世；欲令眾生，入佛知見道故，出現於世。是為諸佛世尊，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」

觀此可知，前人所說皆非也。因經文從未說及了生死事，亦未說及明心見性及生西方淨土.....等為大事。然此中雖將經文提出，而聽者仍難明了；需加詳解，便可了了。

今先說明「佛」字，次說「知見」等句。平常佛徒解「佛」字是「佛陀」之略音，義為覺者，此釋名不錯。若再講何為覺者？必言覺有三種：（一）自覺；（二）覺他；（三）覺滿。言自覺即自能覺了自性不生不滅，常住一相，靈明洞徹，了了分明為自覺。言覺他者，即覺悟眾生同有此不生不滅性.....覺滿者，即上二覺之究竟是也。若作此解佛陀為三覺，簡直是天然外道，破壞佛教。

佛教並未說及眾生有常住性，何來自覺自性？覺他亦爾，又若覺未滿，不應名佛，何以言自覺為佛？以自覺未滿故，覺他更難滿，未滿不應名佛，實無自覺，亦無覺他，何來覺滿？又若依三覺來說，乃因也，非果。佛是果故，相差甚遠。

今依經解釋「佛陀」正義，實不可說；既是不可說，又說他何用？非也，不可說者，未能說故，亦非吾人未能說，亦非佛究竟不說，只是示有能聽故，故佛未說，如有堪聞者，則佛陀經劫長說，以現佛典中是不能說，以佛在世時未說故。且將經文的話看如何？經云：

「世雄不可量」，「世雄」即佛，「不可量」即不可測。

「諸天及世人，一切眾生類，無能知佛者」，說明絕無知者。

「佛力無所畏」，「力」乃無量智慧之一，其中復有無量數，不同權教十力；「無所畏」亦無量智慧之一，其中復有無量數，非同權教只有四無畏。

「解脫諸三昧」，「解脫」有無量，為無量智慧之一；「三昧」言諸者，是無量三昧，為無量智慧之一。

「及佛諸餘法」，佛之智慧無量無邊，不能盡說，只可舉此力、無畏、解脫、三昧四德，其餘各德不必一一說，只可一句略說「及佛諸餘法」，「諸」即無量「法」，即智慧「無能測量者」，因無能測量故不說。

「本從無數佛，具足行諸道」，上言不可測之果德智慧無量甚深微妙，皆由親近佛多歷

時久遠，修行法門，更多更深，圓滿具足，方成佛道，非是無因，亦非少因僥幸得之。

「甚深微妙法，難見難可了」，讚嘆菩薩在因中親近諸佛，秉承一乘法門，是不易信解趣入。

「於無量億劫，行此諸道已，道場得成果」，此約時間修一乘實行長遠，謂菩薩不論先居何種地位，若得聞佛說一乘，或聞一乘菩薩說，聞後了解生信發一乘道心，爾時名為一乘菩薩。嗣後歷無量阿僧祇劫，親近諸佛，教化一乘眾生，自行一乘行，圓滿後自然坐於道場成等正覺，成佛後壽命無量無邊世界微塵劫，隨時於無量世界示現成佛度生。釋尊久已成佛，在此世界乃示現成佛，非實成佛；不能照中國佛徒說，佛坐樹下夜觀明星忽然大悟名成佛，真笑話。

「我已悉知見」，言成果是個總名辭，若論其中差別之功德相，不易使人知之，祇可自知而已。「我」是釋迦自稱。

「如是大果報，種種性相義」，「如是」二字，乃佛自己嘆其所證之智慧，無可形容而以「如是」二字形容之意，謂這件事如此如此，兼之差別安立行布，一一不紊。如經云：「是法住法位.....」言其性有種種性，言其相有種種相，體力作等，皆有種種，不可思議。

經云：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。所謂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.....」可知「如是」二字，佛亦不得已無詞之詞也，請味之勿忽。

復次，此種佛果智慧無量為總數，經云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」是也，為第一重無量。此無量中，每一德復有無量。經云：「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禪定解脫，深入無際。」此中言無量，乃第二重無量，於第二重中，每一德復有無量。經云：「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.....所謂諸法如是相、性、體、力等等.....」為第三重無量。然此相性等，非一相一性，其相有無量，其性有無量，力、體、作等亦如是，為第四重無量。故經云：「種種性相義」。經意之深且妙如此，佛之功德智慧如此，故言「佛陀」稱「覺者」不可說乃如此也。

質者言：何以定必用重重無量功德果報來解釋「佛陀」為「覺者」之義？當知「覺者」即成佛時一剎那間，諸佛功德智慧完全現前為成佛，若功德未現前一剎那之前不名為佛；功德現前時，即了了盡知故名「覺者」，覺即知義。

再有下列經文：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。」上文云：「我已悉知見」，即「覺者」義。此文「乃能知是事」，豈非「覺者」耶？

言不可說者，再引經云：「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，諸餘眾生類，無有能得解，除諸菩薩眾，信力堅固者。」是不是不可說？此「法」字即指佛智慧，「不可示」即不可說，因無解者。若大菩薩能解者，佛說無量劫，今聞「佛陀」之義不可說，然則我們當如何信仰？不必多生枝節，就如是信仰，能如是信者，是真佛徒，是真信仰；否則，難免謗佛，或謂佛是靈物，又有慈悲能成就種種祈禱，或一度亡者的導師，或救世者.....

解「佛」字告一段落。

次講「知見」二字，「知」非心知，「見」不是眼見，乃是佛功德之總名。佛德之異名種種，「知見」是其一，亦名「智慧」，或名「智」，或名「慧」，或稱「道」，或名「菩提」（譯道），或名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或名「正覺」，或名「法」，或名「果」，或名「一乘」，或名「大乘」，或名「一切智」，或名「一切種智」.....可知「知見」二字不可作等閑看。既言「佛知見」，當然非其他眾生知見。上釋「佛」字，即「知見」二字的意，不過上說「佛」字，有「人」字的意，今言「知見」二字全是指德而言，如言此人之德是也。「知見」二字不能多講，若要多講，亦是不可說不可說。

何為「開佛知見」？「開」字作何解？「開」字屬眾生，即眾生之明白開解了，佛欲令眾生「開佛知見」，必詳細說明一乘佛德如何，方能令其明白開解。

「欲令」二字約時來講，是佛未出世以前無量劫所起之念。「欲令」即要使墮落菩薩，明佛智便可清淨成佛。此是立一點決心，預備在無量劫內現種種形，經歷種種階級，修行圓

滿成佛後說一乘大法，稱嘆佛德，令他聞之，開解悟入，此一點心並無人知，直負了佛出世一場，此自苦嘆之意，痛念未達出世目的；今欲達其目的以滿前志，故作此說，佛為大事出世。況汝們既歸佛，無論何種階級眾生，無一不是以前一乘菩薩，汝既是大菩薩，則我終不誤汝，總要汝們知我為何事出現於世，自然萬事都易解決矣。我們信佛之人，不論出家在家，並不論修行好醜，凡有一念信者，都是一乘菩薩退心者，若能自信，即人人是一乘菩薩，佛為我出世也。又已示入滅，吾人不知。吾人在中國受佛教中之偽教熏陶，深入迷惘，總無人知此事，可惜可惜！第一晚講完佛為何事出世，明晚再講佛最初施小乘權教。

第二晚講 佛最初施小乘權教

佛雖抱為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志，蓋因眾生根鈍（根有五，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是也，皆約一乘而言），未堪受一乘實法，是以隱實施權。權教分三乘，或加人天二種乘為五乘。今所講最初小乘教，明晚才講大乘。小乘亦分二種，一聲聞乘，二緣覺乘。現所講者乃聲聞乘，「聲聞」二字是何義？聲者是佛音聲，由音聲詮出四諦之理，令人聽聞了了分明，即時領受，或即聞即時證果，謂之聲聞。

經中舍利弗言：「初聞佛法，遂便信受，思惟取證。」這便是聲聞義。意是言其鈍根無智，但一聞少許好處，便歡喜滿足，毫無進取之志，故立斯名。

經中還有一種聲聞，乃是一乘人發心宣揚一乘大法，亦名聲聞。經云：「我等今者真是聲聞，以佛道聲，令一切聞。」此聲聞之名，由小乘而來，不能與小乘同是語。「聲聞」二字是如此小小意義。

又聲聞之人，依教修道得四種果，謂初果名「預流」，二果名「一來」，三果名「不來」，四果名「應供」（即阿羅漢），以第四果「阿羅漢」為究竟。換句話，聲聞乘即阿羅漢乘。然佛亦稱「阿羅漢」（應供十號之一），而遠不同聲聞。已釋「聲聞」二字。

再來解「乘」字，乘是在佛教中分別教理淺深等級之名，不能作「車乘」之「乘」解，亦不能作運載義。因佛教有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佛乘、一乘等差別，若論等級淺深，必以「乘」字統之，故佛教有六乘。中國佛徒一向祇知有五乘，不知有一乘居五乘之上；又於五乘教義全未明瞭，若口談、若筆述皆失標準。當知「乘」字之義用於佛教，正別其等級淺深之作用也。「聲聞乘」三字釋完。

此聲聞乘因何命名為「小乘」？言小乘者，對權教大乘而立。由眾生根鈍（此約大乘根，非一乘根，以對大乘即鈍故），未能受六度大乘權教成佛之法，望大乘菩薩（權乘）為大，自居者為小，此約相待立名。若離開大乘，亦無小可言。如今之緬甸、錫蘭、暹羅等處佛教，全是小乘之皮毛。但他不知有大乘，是以亦無小乘之名，因無相待故。佛最初說小乘教，並未指其說為小乘，因後來說大乘權教，甫分別初說者為小乘。若時至提出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」的話，即大乘亦是小乘，以三乘全屬權設故，可知小乘對大乘立也。

再須說明一點，同是一晚的演講，何以先說鈍根之「根」字是約一乘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五根而言，後來講到小乘鈍根，便說對權教大乘而言乎？差別之處何在？

以初言鈍根者，約佛心中之嘆意而言。因佛為一大事出世，彼等眾生原是一乘菩薩，本應本出世之心而說出世之事；哪知事與心違，此等菩薩五根皆鈍，何能受一乘佛之知見呢？倘若五根俱利，即為說之；故鈍根是一乘根鈍。

後言鈍根不堪受大乘者，為大乘根鈍，此約三種乘相望而言，望大故為小，小即鈍，大即利。若望一乘而言，大乘人亦是鈍根，以未堪受佛出世本旨故。因談小乘，由對大乘，故言無大乘利根故也。若全約佛邊以出世因緣為本旨者，後說鈍根與初說鈍根是同亦無過，必須注意所立之言，由何而發定之。

佛最初未說小乘法之前，有許多困難經過，然後說小教，其困難之經過是如何？且略敘之：

當釋尊示現坐樹下成佛時，未起座曾對他方無量一乘實教不退轉菩薩來禮新佛者，廣說

一乘法，約時需一、二劫以上。說完之後，各菩薩已去。佛本不為此等菩薩出世，實為三界六道之內往昔所教一乘菩薩而出世，雖為他方來者說一乘，然非本意。既非本意，當另設法度六道中菩薩，方合出世本旨。由此念生，即起所坐之座，因座下無人，孤身獨行獨立，依樹環繞，自念「我所得智慧（前文已廣解），微妙最第一，眾生諸根鈍，著樂癡所盲，如斯之等類，云何而可度」？

此六句義嘆自所得佛道高深，同時嗟嘆一乘菩薩墮在六道中雖有少數在人、天，而又受五欲之樂所害，已盲了一乘慧目，不知用如何方法，才能令其覺悟一乘，不知以何方法，才能令其脫六道苦惱.....如是二十一晝夜之久，行時如是念，立時觀著樹枝亦如是想，似乎世人極憂鬱、極煩悶的狀態；若再加一種慘狀來說，有頓足捶胸、啼哭流淚多般苦情，都不期然而然流露出來，雖未發言語，亦有呻吟苦聲。

勿謂佛乃示現之人，亦盡知眾生如是難化，不應有苦況。非也，佛觀此等眾生，本是大菩薩，又是往日自己親教令發一乘心，又提攜他已經無量劫，對於成佛之功行已積過半，功雖未失，而忘卻不覺不知，反受六道凡夫那般痛苦，佛為師者，焉得不痛苦悲哀哉！又現苦狀令諸天觀見，生起親佛之心故。言經過二十一日，然佛並未預定以二十一日為限，因過二十一日，諸天人來請說法，故停止其思念耳。

經云：「爾時諸梵王，及諸天帝釋，護世四天王，及大自在天，并餘諸天眾，眷屬百千萬，恭敬合掌禮，請我轉法輪。我即自思惟，若但讚佛乘（因為佛出世故，又因先為大菩薩說一乘故有此念），眾生沒在苦，不能信是法，破法不信故，墜於三惡道，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.....」

因諸天來請法，迫於最緊急之際，亦未想得相當之法為其說，雖本一乘宗旨出世，的確不能說一乘，此諸天人位位皆是往日一乘之人，可惜根鈍，斷不堪聞一乘佛道，若強讚一乘，決無益處，不但無益，反令其謗法墮三惡道，我不為也，當如之何？既不說一乘，亦無別法可言，若久住世間則無益，不如早早歸寂，寂即涅槃。言「疾入」急速之意，似世人自殺一般。

再作一想，既不能說一乘，又費了許多精神才達到今日成佛，一旦又速捨世間，殊屬顛倒，無謂之極。待我再轉想過去許多佛出世，如何辦法，仔細思索，凡過去佛道是同，但為眾生說法，即不將自所得之道對人說；必視眾生之堪能性如何，分三分說之，必隱一佛乘不說，另外分別施設三種權教，令先得三乘智慧權益之後，方為說一乘。彼既如是，我今可否亦應借鏡？

於未決之間，十方諸佛同時現身，勸之令決，由諸佛勸後，佛便諾之。自允諾之後，困難已盡，即離菩提場，步行到五比丘所住之鹿野苑，為五人說四諦法，念念不忘出世之心。

何謂四諦？謂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是也。其名如此，其義云何？當時佛作十二番說，名十二行法輪。謂：苦是逼迫性，能逼眾生不安故，此中苦的廣義，包括樂事在其中，佛意正在令其深察樂境為苦，以免其終日貪樂，本來是苦而不自知，誤認為樂，因其貪（樂為苦）被苦所纏，輾轉為粗故成大苦，大苦者，三途之苦，以及病死等苦，令其觀受是苦，實受樂時非樂，此理透明名苦諦。全世界是個苦境故，經云：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」（火焚之宅，人在其中）。

集是招感性，能感大小諸苦故，此示致苦之因也，名集諦。集者積集眾生身口意三業所作善惡之業，然三界中善業亦是苦因，此約出世法而言；若依世間而論，善業感樂果。今論佛引一乘菩薩出離世間，令知一乘，故以善惡業同為感苦之因，因樂是苦故。此點道理世界已無人知，故需佛說。佛雖久說載於典籍中，亦全世界佛徒不知，只知三苦八苦多苦少苦；若爾者，何須佛說？此集諦與苦諦，是聯屬性故詳說之。十二行已說二行。

滅是斷滅，其性空寂，修道出苦之人，應取證此空寂之性，即永不再起善惡之業，永不受苦惱之果；未譯名涅槃，已譯名滅，果名阿羅漢，指未入滅之人，若捨身後不再有身，名入滅故。第三諦名滅諦，是可證性，些為第三行，在佛方面為方便，滅非真滅。經云：「我雖說涅槃，是亦非真滅。」

道諦者，是可修性，非自然性。道為合理之法門，其門有三十七品，分七科：（一）四念處；（二）四正勤；（三）四如意足；（四）五根；（五）五力；（六）七覺支；（七）八正道。

能修此道便能斷集，集若斷，苦即滅。何以道諦居第四而不居第三？滅諦應居第四反而居第三？當知鈍根小智人，要先有寂滅可證，才肯修道，故道諦在後，滅在先，初令其知樂都是苦，豈但苦為苦；次令知生苦之原，既知苦之因果如是，當滅此因果，故急於說滅諦，令其急生慕取之心；然而斷集滅苦，實非易事，須假修道才能奏效，故第四說道諦，理性次第如是，諸佛皆作此說，成第四行，名示轉。

十二行法輪分三轉，即示轉、勸轉、證轉。中國因無小乘人，故不講小乘法，實不識何為小乘，說之無益。還有八行二轉如何說？勸轉者，苦諦如是，汝應知，集應斷，滅應證，道應修。證轉者，苦，我已知，不更知；集，我已斷，不更斷；滅，我已證，不更證；道，我已修，不更修。

綜上共十二行法輪，當日佛對五人作此簡單略說，五人聞之，即時思惟取證，成阿羅漢，世間便有三寶。佛是佛寶，十二行法為法寶，五位阿羅漢為僧寶。此是小乘三寶，是佛最初施教的效果。自後佛遊諸國，教化有機眾生，或說四諦，或說十二因緣，因人而施，漸漸組成佛教。出家在家，信仰者漸多，皆為小乘法。

先來請佛說法各天人，多隨處聞法，未有證果，何以五人聞法不久，未見修道，能即時證阿羅漢？這亦是一件怪事。佛當時並未解釋此疑，或無人疑及，唯佛在最後廢除大小乘法教時，有說及此。

經云：「從久遠劫來，讚示涅槃法，生死苦永盡，我常如是說。」可知證滅速者，非偶然之事，定有因緣在前明矣。在佛為大事出世，收這些效果最冤枉。

再有言者，佛在鹿野苑為五人說四諦時，他方無量大乘權教不退轉菩薩，參加小乘法會，佛即同時以一劫、二劫時間，為其說一乘法，令彼發一乘菩提心迴向一乘，而五人雖成阿羅漢，具足三明六通，及諸天人無數在其中，皆不見不聞，不知不覺，此是佛逗機說法。

引經證之：「舍利弗當知，我見佛子等，志求佛道者，無量千萬億，咸以恭敬心，皆來至佛所，曾從諸佛聞，方便所說法，我即作是念，如來所以出，為說佛慧故，今正是其時。」這事多麼奇特！今晚是第二晚，講佛最初施小乘法教作為完了。明晚再來講佛設大乘權教。

第三晚講 佛設大乘權教

小乘法已講在昨晚，今晚正講大乘。佛教分為六乘，此大乘居第五，名佛乘，對聲聞、緣覺二種小乘而立其名。如《十二門論》云：「於二乘為上，故名大乘。」又「諸佛大人乘是乘故，故名為大。」又「能盡一切諸法邊底，故名為大。」此約智慧之力能窮究諸法之體性。

言權教者，對一乘實教而立，此約佛意名權；若約大乘人方面而論，由其未知一乘，亦不知是權，所以大乘對小乘為名，權教乃對實教立稱。

前小乘法中人，未聞大乘即不知自教為小，今大乘中人雖是菩薩，若未聞一乘實教，亦不知自是權。言權者，是對實而言，實即非權，權即非實。權全在佛邊，不在眾生邊。權之作用，虛偽不實，俗語謂之騙人，佛教謂之方便引誘。因何而誘？為「佛之知見」而誘，即為實施權也。佛本為此等眾生，「開佛知見」，趣入一乘佛道為心，無奈彼等一乘之根猶未熟，不堪聞一乘實法；不過，往昔所習一種大乘權德，已有大乘相當福慧，復有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之心，為再進步故，權說大乘令增長福智，於不久的將來，可開除直說一乘。佛意如是，故設權教大乘。

此大乘權教最初在靈鷲山說，因經過數年說小乘法，佛亦有意提高小乘之人向上，特往靈鷲山，放無量無邊大光明，照耀十方諸佛世界；十方諸大菩薩，不可計數之多，共來集會

山中，各各稱嘆供養作禮圍繞，退坐之後，佛開始對舍利弗說：「菩薩摩訶薩，欲以一切種智，知一切法，當習行般若波羅蜜。」最初說大乘首句如是，可知此句含義的重要性。意謂：大乘人，想用一切種智（即佛智）來了知諸法，如何若何呢？別無方法，只有修行般若才有成功之望。此是尊重「般若」之行，「般若」為大乘之主，大乘法雖多，若無「般若」即非大乘，若有「般若」即一切法門皆攝入大乘，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四無量心、四攝法、三十七道品.....皆為大乘。

何為「般若」？義是「智慧」，因何不譯智慧？恐人誤解故不譯。因智慧之名通用於各方面，如小乘以知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名智慧。又果上之三明六通，亦名智慧。如凡夫人能思想，世間事理，略敏捷銳利，亦名智慧。如外道邪見，妄執各宗教之教理，能了解者，亦名智慧。如佛教中小乘辟支佛，能斷十二因緣，亦名智慧。總而言之，諸天、鬼神、畜生，各有其智慧，若直譯「般若」為智慧，有混亂過，為害不淺，故不譯也。

中國佛教徒竟作普通智慧解之，或分作三種般若：（一）文字般若；（二）觀照般若；（三）實相般若；皆失「般若」真義。一部《金剛經》，及《般若心經》，無年無月無人不講解，而實一句半句亦講不著。莫說一部《摩訶般若經》三十卷，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之多不能夢見。

此般若為大乘主要，為六度之一，故提前說之。何為「波羅蜜」？此譯「彼岸到」，實則「到彼岸」；又譯「度」，「度」有度脫、度過、度到等義。到彼岸是度到義，度到者，藉智慧力，能達修行法門之徹底，故到彼岸；「彼」字指一切法門。若約度脫義，即六度度六弊。如布施度慳貪弊，持戒度毀犯弊，忍辱度瞋恚弊，精進度懈怠弊，禪定度散亂弊，智慧度愚癡弊等。不復再束縛，名度過義。

當知般若之為智慧，乃大智慧也；能度脫、度過、度到，速而穩，絕無危險性。其性如何？以過數萬種門徑，而組成此「智慧」。或觀諸法空，或觀諸法無相，或觀無作、無願，或觀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、無知者、無見者.....或假像觀諸法.....或以幻觀之，或以夢觀之，或以虛空觀諸法，或以名字觀諸法.....即大乘智慧也。有此大智，即不被一切有法、無法、亦有亦無法、非有非無法所惑.....乃至佛之無上菩提，亦不能惑。復能假現種種不可思議事，所謂須彌山之大，亦可內入芥子中；世界雖重，以指能舉之；能延一日之時間，為大劫之久，能縮一劫之久為一日；盡大海之水，一口能吸之.....此約力用也。

「佛告舍利弗：菩薩摩訶薩，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。」此教菩薩不住諸法，而住般若中。即般若是何狀能住之？非也，以不住著諸法，這就名為般若。若住諸法，定有法，法本不有，但妄見為有，被有所惑，極為愚癡。今知一切法，其體性空寂，猶如虛空，當如何住？言住者，能住之心，或眼耳等。所住即諸法，色聲香味觸法為外法，眼耳鼻舌身意內法，六識亦為內法，四大為外法，五陰為內法，乃至佛為外法，皆是幻想不實，住之即為顛倒愚癡，住即取著分別，多生枝節。

此等菩薩本是一乘人，因墮落日久，在六道中受惡業所薰，難以清淨；又受小乘所惑，根難通利，故以般若之水滌其諸見；先教以不住法，純潔修般若，然後再由般若，發展去修行五度。如下文云：「以無所捨法，應具足檀那（施）波羅蜜，施者、受者及財物不可得故。」

常人布施，難免施者為我，受者是汝，其物多少貴賤來處何方，因何緣由而施，或向討而與，不討而與，或為名聞而施，或為利益而施，或為生天施，或為生人中帝王、轉輪王而施，或為父母、兒女求福而施，或為自求現在及將來，生人間之福而施，或為求道而施.....這是捨法。總未知捨法是無性，空寂，以內無我，外無人，中無物，捨法從何成？捨即施。若迷了內外中，當然受三法所惑，雖施之得福，受此虛妄之假福，亦徒增苦惱而已。

菩薩不應爾，若離了般若之力，而盲行布施，失菩薩道。有了不住諸法，而住般若，去布施，知布施非布施，是名字布施，終日施而三輪空寂，所施之物，不拘多少貴賤，所施時無論久近，乃至一刻間，所施之人、天、鬼畜乃至諸佛，而施業已圓滿具足矣。

維摩云：「法施會者無前無後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。」此大乘人之施法也。在一乘佛方

面來說，則又不盡然。因菩薩若不如此，空空洞洞去布施，即福不大，智不廣，將來終難領受一乘大教，終難開佛知見，同時墮落一乘之人極多，徧於六道。今使權人布施於他，俾得互相歡喜，相親相近，易於解脫，亦能減省自己許多麻煩去化度他。況且此等施者、受者，往日都是同師共學，同為聞法伴侶；今因遠離日久，改頭換面，互不相識；或於世間多生相逢，惡意相向，彼此作下不可解之業，今於無可解中藉布施以博一喜因緣，今後再近三寶，即開佛知見不難。佛意甚深，「諸有所作，常為一事」故爾。其餘持戒等亦復如是。

「罪不罪不可得故，應具足尸羅（持戒）波羅蜜。」此示菩薩應作此觀，罪不可得，不罪亦不可得，然必要持戒。然持戒者，持此十惡，不令縱逸，名為不罪。如任情放逸，即是罪。若菩薩住般若，斷不見何為罪，何為非罪。能如此持戒者，是真持戒，是真具足圓滿。

時間亦不必去論其何時方能持戒清淨，亦不因罪不可得，故意去犯；若故意去犯，就是不可得，亦成可得了。又不因不罪不可得，就認真去嚴持其三業十戒；若認真去持戒，便是不罪不可得，亦變成可得。戒在事上論，只有十戒，任何種佛教信徒，皆以十戒為正。

後來小乘人，制出許多不合法之戒，或出家比丘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，或五百戒，沙彌十戒，式叉摩尼六戒，比丘尼復有八敬法，亦名戒；在家二眾各五戒，又加特別八關齋戒。大乘有十重戒，四十八輕戒，還有瑜伽戒等，皆非理之說。

大小兩部復特別嚴厲設壇授受，多生枝節，誘惑無知，咸墮非法；更有好事特設一宗，專弘律法，然實一竅不通，只以外表衣服禮拜儀式唱念塞責了事。

「心不動故，應具足羼提（忍辱）波羅蜜。」此示大乘人之忍辱行，常人之忍辱，是手不還擊，口不罵詈，心不瞋怒，便是忍辱。此等忍辱免生罪亦有福，若不忍即三業作罪，有罪即有報，以畏罪報故忍之，同時得福，有福便有報，報得必好故忍。

若約所忍之境不一，總以違順二境統之，不獨違逆要忍，即順境如意亦不應被其所動為究竟忍。今文言：「心不動故即忍也。」應云：心動、心不動不可得故云云。何以心動是不忍，心不動為忍？然實動與不動只有假名字，有何可得？此以不住一切法之智慧所照見。

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……」至於遇事須忍時，自然成就忍力，故云具足羼提波羅蜜。佛觀被忍者（即辱者），亦一乘人，不應瞋他，共他結個解脫因緣吧！

「身心精進不懈怠故，應具足毗梨耶（精進）波羅蜜。」此示精進是大乘行，其文應云離身心相，應具足……或云身心精進及不精進不可得……以住般若故，不住身心相，亦不住精進懈怠相，如此行精進者，為圓滿究竟之精進行。

佛意方面以大事因緣出世，欲培植此等一乘菩薩，有精進力，備作聞一乘之助而已，並未有望其以此精進可成佛。

「不亂不味故，應具足禪那波羅蜜。」此教菩薩修行靜定。小乘人、外道、人、天，各有禪定；而大乘人，或亦修小乘禪、外道禪、人天禪，不以為貴。唯修各種三昧大禪，能起大用，作大利益事；然不以為實，皆幻化耳。

經言不亂不味者，以亂不可得故，味即禪味著樂，實亦不可得。以不住一切法住般若，自然不見有散亂，亦不見有禪味，如此修禪，即禪具足矣。

中國人言禪，多是不合法之禪，或以「明心見性」為禪，或追求「心性」為禪，或以昏迷為禪。如某禪師能坐數十日，不知不覺，不起之類。或沉思窮理為禪，種種邪見妄談妄為，欺騙社會，為佛教罪人。

佛雖以禪法教菩薩，意不在此，意在免其散心馳逐妄境，將來聞開權顯實之後，易於受一乘法，佛為此出現於世，未曾一念或忘故。

「於一切法不著故，應具足般若波羅蜜。」教菩薩如此修行智慧，智慧要修，不說天然。此中言「於一切法不著」，是修行法，即般若也。應作如是言：「以一切法空故」，或「一切法無所有故」，或「不可得故」，或「一切法寂滅故」，此言理也。

明理為智，「不著」是行，般若之行，即以時時明此理本來空，便是般若；亦不是既知一切法本空，便一意認為諸法空相，絕不作何觀想，此非智也。不過，同時此智亦是空，故

經云：「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……」如須菩提言：「我不見有菩薩，亦不見有般若波羅蜜，將何教菩薩修般若波羅蜜？佛言：如是如是，實無菩薩，實無般若波羅蜜，汝應常教諸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。」這就是般若波羅蜜。

中國人談般若，必以天然理談之，謂人人皆具有般若，即人人之心光是，乃破大乘也。佛設大乘權教，方便淘汰此種根性稍利者。

綜上諸說，從略而述，若欲廣知，請讀《大般若經》，兼參閱《大智度論》，或讀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，則大乘教理行證，徹底明瞭。

佛教衰落，眾生無福，佛滅度後，小乘紛亂，派分數十，或五百，小乘經典經數次整理，至今亦是勉強支持，一種似是而非的巴利文佛教。至於大乘經教，則無人過問，直至佛滅後，五百年間，甫有龍樹大士，提起宣揚造論教人，然亦不久沉寂無聞。

中國、日本、高麗、西藏、蒙古各處，雖名大乘佛教國，實未夢見，只以一種不倫不類之虛偽宗派，傳承邪說惑人，繩繩不絕的保守下去，如真言宗本非佛教而亦附於佛教，居大乘中之最上乘，或自判為一乘。其餘大乘宗徒，各各無一不如是。試想那一說合上述佛說大乘義，一乘更不用論。噫，佛教如是墮落，吾人應作何感想！第三晚講完，待明晚再講廢除大小乘教。

第四晚講 廢除大小乘教

今晚講的是佛革除四十餘年之立言，此事說之不易，需用一適合的手段為步驟，才能揭幕。說起來頗覺麻煩，不說即不知，且略說其梗概。

當佛將欲宣布出世立意時，居靈鷲山，與一萬二千大阿羅漢，八萬餘大菩薩，並有若干百千萬億人天鬼神，亦同集會於山中。是時佛為諸來大眾，說無量義經，說完之後，仍就座而坐，即入禪定，名無量義三昧。佛以神力雨花，動地，大眾驚喜，良久之間，佛之眉間「白毫相」（三十二相之一），放出一道大光，向東方直照，計世界有一萬八千之多，橫照即不知幾許世界，如是橫直，所有被照之世界，一切的一切，若凡若聖，若因若果，若好若醜，完全現露。

在會大眾，無不了了目擊耳聞。然皆不知因何而現這些奇特之相？會內有一位彌勒（慈氏）菩薩，亦覺甚奇，必有要故，但不能自測，因欲預知故，恭恭敬敬的作禮，問文殊（妙吉祥）菩薩。而文殊（妙吉祥）菩薩並不客氣，亦不推諉，一力擔承答之。言如我所知，「今佛世尊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」。雖然說了幾句「大法」，未足作為了事，次作詳細的解答，廣說往古故事，以作今日的證信。

往古之日月燈明佛，亦是說完無量義後，入三昧，即雨花動地，放白毫相光，亦照東方，同是一萬八千世界之遠，亦是大眾分明見了一切。佛從三昧起，即說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歷六十小劫，今釋迦世尊，亦必定出定，說《法華經》，各人當恭敬合掌，一心善聽。

文殊（妙吉祥）菩薩答完之後，佛從三昧起，先對舍利弗讚嘆諸佛智慧，及自證佛果功德，廣如前文第一部分「佛為何事出世」中詳說。

舍利弗等，聞佛如是大嘆特嘆，不唯其中所嘆之智慧，甚深微妙，不能知其少許，簡直究竟為何因何緣而嘆，亦不知；亦斷不能說，絕無緣故，作無用之嘆，追憶文殊（妙吉祥）之言，謂佛必說大法，莫非就此嘆佛智，為大法乎？若爾者，此大法有何用哉？吾人既不能明，而佛亦不許可人明。如云：三乘人皆不能測知。豈非與吾人無涉耶？又文殊（妙吉祥）在前亦曾說過云：「諸求三乘人，若有疑悔者，佛當為除斷，令盡無有餘。」今反增吾人無限疑惑，吾當力追此事，勿輕放過。

於是舍利弗，挺起精神，殷殷勤勤，懇請分明詳說其意。佛不答，反云不須說。舍利弗再請，佛亦不答。舍利弗不肯中止，無論如何決求佛說，由舍利弗三請後，佛諾許之，並誠善聽云云。開始首句作如是說：「舍利弗！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。」以上經過諸多繁瑣，意在說此。此中十個字，除「諸佛」二字，尚有八字，此八個字，為《妙法蓮華經》的

頭腦。一部《法華經》，以此為根本，是以首先提起，然後逐漸解釋下去。佛雖提起此句，猶恐大意者誤會。在未解義之前，先解其語（語即文）。

佛自徵釋云：「所以者何？諸佛以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譬喻言辭，演說諸法（釋『隨宜說法』四字），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（釋『意趣難解』四字。）」

佛釋明我自成佛以來，四十餘年，處處宣說大小乘教，是方便說，非真實說。「方便」約智慧力，佛之方便智，一時在一處，能對千萬億眾生，假使個個根性不同，好樂各異，佛觀其機宜，宜於何法令其受益，能一時普遍隨宜為說。所謂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。當知「隨宜說法」，是佛十八不共法中之口業隨智慧行，一口能說無邊言詞，能詮無邊法門，以逗眾機。佛身亦復偏現於眾前，各各自見為我說法，不為別說，名「隨宜說法」。所說之法式分十二分，名十二部。今文中譬喻是一部，因緣是一部，略去餘部不提。

十二部為權教大乘，小乘只有九部，今總括三乘教，皆名方便隨宜教，正演法時意在一乘，佛為大事出世，念念不忘，念念欲說一乘，可惜未有機受，故云「意趣難解」。「難解」二字，是已經提出，佛別有用意，試令其猜度，無論如何用盡心力，亦不能猜中，故云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」。若說破之後，任何人都可知，別無秘密，就是意在一乘，不在三乘，三乘法是就三乘機，乃一時之方便設施，終歸要開除。

復次當知「隨宜說法」四字，是開權根本，「意趣難解」四字，是顯實根本。若知方便隨宜，雖受深法，證果亦無用。若知別有意在，可注意下文。

經云：「所以者何？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」廣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講，此不再述。其中依經來說，其文甚長，有一句要語是這樣說：「如來但以一佛乘故，為眾生說法，無有餘乘，若二若三。」此是顯實及開權，最是顯明。

又云：「十方世界中，尚無二乘，何況有三？」此更顯明，開除權教，因本無餘乘故。又云：「無有餘乘，唯一佛乘。」三乘權教，確出於不得已，十分勉強方便設施。因眾生五濁垢重，障一乘善根，不能通利，何能解佛之智慧。又觀眾生往昔，習有三乘因緣，就其各人接近之善根，按其程度，一一施以臨時智慧，洗滌其五濁，輕重二種塵垢，為二種小乘人垢重故說小法，令得涅槃。為大乘人垢輕故，說大乘佛法，令得各種功德。

佛雖一度作廢權之說，而小乘中，只得舍利弗一人信解，收效極微。舍利弗解後，心生歡喜，深知以前之證小果為誤，大起悔過之心，向佛陳說種種經過。

經云：「今從世尊聞此法音，心懷踴躍，得未曾有。所以者何？我昔從佛聞大乘法，見諸菩薩受記作佛，而我等不預斯事，甚自感傷，失於如來無量知見。」言以前感傷，今日開除三乘，彼此一律作廢，有何分別大乘可成佛，小乘不能成佛的話。要成佛只有一乘為真。此是悔昔日苦惱愚癡，表示領受開權顯實之意。

又云：「世尊！我常獨處山林樹下，若坐若行，每作是念，我本與此諸菩薩同入無為法性，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？」舍利弗分別最大，懷疑佛心有偏，彼此同是出世，求於涅槃無為法，因何菩薩成佛，獨我不許成佛，只許成阿羅漢？真莫名其妙！

「今日方知是我等咎，非世尊也。」此正知自悔，歸咎於己，豈佛之偏乎？佛雖以一音隨宜而說，亦許別人共知，故舍利弗聞佛教菩薩。

「所以者何？若我先有待說所因，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如來必以大乘而得度脫。」舍利弗今日深知昔日之錯，說明理由，只是自己未有菩提種子在前，故佛不為說大乘。倘能成就大乘因緣者，佛亦必教我大乘，由大乘脫離三界。

「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，初聞佛法，遂便信受思惟取證。」當日不知是權宜之設，以為確有此事，糊糊塗塗，如癡狂一般，如餓者不擇粗細，見食即如狼似虎。

「世尊！我從昔來，終日竟夜，每自剋責，而今從佛，聞所未聞未曾有法，斷諸疑悔，身意泰然，快得安隱，今日乃知真是佛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」舍利弗一向怪佛及己，晝夜不分，因他是阿羅漢，無須睡眠，亦不修行，只有分別大乘小乘，心極不滿，今日盡將一肚障礙付之東流，一心一德向一乘佛道，安樂極矣！又決知往昔以來，是一乘真正大菩薩，由佛往日一乘之口所說故，又知從昔一向是從一乘法化生的，又知往昔所修

一乘菩薩行，必有大成就，必得佛法少分，或半分，或過半分，或多分，此等功行雖忘，而實未曾絲毫有失。

且看舍利弗，如此深深的表示，領受佛旨，真不可多得。又舍利弗之深表信解，亦有來歷，試述之於下，佛曾在前作如是說過：「諸佛興出世，懸遠值遇難，正使出於世，說是法復難，無量無數劫，聞是法亦難，能聽是法者，斯人亦復難。譬如優曇華，一切皆愛樂，天人所希有，時至乃一出。聞法歡喜讚，乃至發一言，則為已供養，一切三世佛。是人甚希有，過於優曇華。」舍利弗讚嘆不止發一言，發一言已是供養三世佛，已過優曇華，發多言可知。

佛亦知舍利弗，能在先信受，故初呼之。舍利弗既信解，佛授其記，將來成佛號華光如來。更有少部分天人及四眾，因見舍利弗受記作佛，此事可靠，即亦隨喜信解，迴向佛道。從此告一段落，是為廢除大小乘教之好結果。

吾人應知，我們雖處今日佛法衰落的時代，能有機會知此消息，亦是不幸中有大幸也，慎勿當面錯過。時代雖離佛世二千五百年，佛之正法並無新舊之分，論根性或有利鈍，論福慧或有深淺，論信心即無種種差別。

佛在世時之人，對此種教義，亦只是信佛語，解佛語，並未解其義。如經云：「汝舍利弗，尚於此經，以信得解，況餘聲聞。其餘聲聞，信佛語故，隨順此經，非已智解。」

又文殊（妙吉祥）菩薩在先亦說過：「今佛世尊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故現斯瑞。」可知此事只論信解佛語便是。

吾人無論聞何等偽教，亦不過起信心去受為止，亦未見誰人有何修證。既然信邪偽亦是信，不如信仰一乘為穩當，同是用信心故，比況有人立心入山擔柴，已得柴，後忽見有炭，便捨柴擔炭；次見銅，便捨炭擔銅；次見銀，便捨銅擔銀；後見金，便捨銀擔金。此人有智能，捨劣取勝。為佛徒亦應如是，先雖受邪師所惑，深信邪言，深受邪法，不欲刻捨；若遇正法，應捨邪受正，此為智者。今能信此說，佛為大事出世，我是一乘人，應信應受，當下一念信起時，立刻即名一乘大菩薩。因以前，曾從佛親近四萬億諸佛故，每見一佛，聞一乘法不同，進修不同，可知吾人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在前，此就是金，應擔此金。尊重自己吧！第四晚講廢除大小乘教已完。明晚再講廢除理由。

第五晚講 廢除理由

廢除大小乘權教略講在昨晚。然廢除大小乘權教的理由，要有確切充分，才能令全部佛徒趨信，否則依然各乘佛徒，保守其一向之旨。因佛說廢除權教，本欲全部教徒捨去前法，無奈信者少，疑者多。由舍利弗代表云：「世尊，我今無復疑悔，親於佛前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是諸千二百心自在者，昔住學地，佛常教化言：我法能離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，而今於世尊前，聞所未聞，皆墮疑惑。善哉世尊！願為四眾，說其因緣，令離疑悔。」

觀此一大篇文，有些頭痛。舍利弗代請說其因緣，即是說其理由。彼未信者，皆因未知理由，故疑惑不信不解。佛說理由，有總牒前說，即云：「舍利弗！我先不言乎，諸佛世尊，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，方便說法，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是諸所說，皆為化菩薩故。」此總依前已說，以安其心，並未變易宗旨，正是施權為實，即皆為化一乘菩薩，而施三乘權教。雖以總理由牒告之，亦不因此再提，便能接受，當如何乎？

佛言：「然，舍利弗！今當復以譬喻，更明此義。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。」說譬喻令明其理由，確有效力，說後果然各各信解，特有四大弟子，陳說一大番，亦以譬喻廣說。佛在前授舍利弗記時，亦曾說及廢除理由。

經云：「佛告舍利弗：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門等大眾中說，我昔曾於四萬億佛所，為無上道故，常教化汝，汝亦長夜隨我受學，汝後悉忘。我以方便引導汝故生我法中，而今自謂已得滅度。舍利弗！我昔教汝志願一乘佛道，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故，為諸三乘人，說是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。」

且讀這篇文章，是如何清白，說明理由，毫無疑義。大致謂：汝們太糊塗了，汝們本是一乘大菩薩，追隨我親近四萬億佛，所有一向都是修一乘，自後汝們懈怠心生，退卻一乘之道不修，漸漸生疏，以及混入六道中，與人天貪著五欲，由貪著因緣，生諸苦惱，因苦惱故，便欲脫苦，便求脫苦方法，因求脫苦方法，便受邪師所惑，由邪師惑故，深著邪法，以深著故，作種種惡業，由惡業因緣故，墜墮三惡道，如是輪迴不已，或偶遇佛教，亦不過小乘教。是以今次我出現於世，以小乘法，引導於汝，但證阿羅漢，以為究竟，甚癡也。汝既忘卻本志，故我特為汝們，說廢除之法，名妙法蓮華。

雖然在前說過，廢除的理由，而太簡略，不能令全數人注意，復再總提前說亦未必了解，須假比喻，比喻文頗長，且少講大概，俾知大意。如有一富翁，為富中之冠，並且有許多藝術能力，地方推為長者，所居之屋，甚為高廣，唯經久失修，風雨剝蝕，不堪安住，遷居郊外林野之中，放棄朽宅，自離開後，諸多外人雜處其中，復有蟲蛇狐狗，各種怪物，鬼神等類，無不叢集其間，兼狼藉臭穢不堪，絕無樂趣。復於四面猛火倏起，焚燒崩倒，恐怖萬狀。

富翁有子，二、三十名，因幼小無知，共入此宅，於中遊戲不出，富翁聞人報知，各子已入宅內，即大驚怖，因何無知如此，宅內並無樂趣，只有一般下級社會無家可歸者，寄宿其中；況有諸鬼惡蟲毒蛇，四面大火，危險萬分，有何可遊戲？於是乎入於宅內，心中打算救子出宅，先擬用手力抱出，次再想：若強以手力抱出，如是數十人中，或者不願意出，而強之令出，必發生惡現象，便墮落遠走，終為火燒。此計不能用。再轉思之：以一種怖畏情狀云恐嚇他，或有見效。復細想想，亦無實益。何以？因各子深著戲處，未識何為可怖。這亦徒勞幻想。再三沉思，情急計生，只有騙之。當如何騙？此等幼童，以遊玩為重，就以玩具騙他。便大聲疾呼：「汝等出去此門之外，有最美玩好之物，有音樂，有車乘，盡有所有，皆在門外，汝可速出，當與汝等遊戲，有鹿車、羊車、牛車，任各所喜，隨意取之。若有此車，便能涉遠不勞。」

其父作妄語騙後，諸子聞父如此玩好之物在外，即各各踴躍，爭先恐後，便出火宅。諸子即得出宅，富翁極安樂歡喜，諸子各各遂向其父取車，及玩好之具。其父於時自思：若照在宅內所許之物與之，是最易事；唯此卑劣之物與子，實失為父大富資格，對外十分失己體面，言富翁長者之子，乘如此劣車，理不應也。即對子言：「先所許之車太劣，我今與汝七寶大車，裝載一切希有難得之寶，盡世所無，如此高妙好車，多有童僕、飲食，盡世奇妙之物皆具置備。又駕以大白牛，不同黃牛黑水牛，此牛肥壯大力，行疾如箭，人人應乘大車，任意遠遊，保無危險。」諸子得此大車，歡喜無量。

佛問舍利弗：「此富翁如是引誘其子，出於火宅，雖是騙人，實有騙罪否？」舍利弗言：「無罪。何以故？因其父意在救子出宅，保全其命，雖騙實無罪。況且更與珍寶大車令得遊戲，何罪之有哉？」

佛亦如是，為諸大菩薩墮在三界，不能自出，又不能悟知自身為一乘菩薩，故佛出現於世，覺悟令出三界，令入一乘。先方便說三乘引之，後廢三乘說一乘攝之，有何妄語咎？

今以理合喻，有智者，應得解。富翁喻佛；火宅喻三界；朽宅無用喻佛早離三界；宅中之外人喻六道眾生；各鬼神蛇蟲喻苦因；火燒臭穢等喻苦果；二、三十子，喻一乘菩薩混入六道不少；由佛教以後，從法化生喻子義；父聞人說，子入火宅，喻佛起大悲之心；入宅救子，喻佛為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；初計欲以手抱子出宅，喻對眾生讚一佛乘，令開佛知見；恐子墜落，喻不信一乘破法墮惡道；次欲恐嚇，喻但向眾說苦，不說涅槃，亦終不知苦諦為何義；後以三車騙，喻佛設三乘方便涅槃，逗機隨宜；而實門外無三車，但口說三車，喻三界外實無涅槃，不過方便假設耳。經云：「我雖說涅槃，是亦非真滅。」

羊車喻聲聞乘；鹿車喻緣覺乘；牛車喻佛乘。經云：「若有眾生，內有智性，從佛世尊，聞法信受，殷勤精進，欲速出三界，自求涅槃，是名聲聞乘。如彼諸子，為求羊車，出於火宅。若有眾生，從佛世尊，聞法信受，殷勤精進，求自然慧，樂獨善寂，深知諸法因緣，是名辟支佛乘。如彼諸子，為求鹿車，出於火宅。若有眾生，從佛世尊，聞法信受，勤

修精進，求一切智、佛智、自然智、無師智、如來知見、力、無所畏，愍念安樂無量眾生，利益天人，度脫一切，是名大乘。菩薩求此乘故，名為摩訶薩。如彼諸子，為求牛車，出於火宅。」此大乘即佛乘，為權教大乘。

大白牛車，喻一佛乘。先許三車誘子出宅，喻方便設計有益，若但讚一乘，即無益反害。不與三車，喻廢三乘。但與一大白牛車，喻佛但顯有一乘，由佛所證，是一乘無量智慧。三乘人原是一乘菩薩，是佛親口所教，故喻為子。今不信者，實疑佛妄語。意謂三乘亦有，一乘亦有，若三乘為假施設為方便，即一乘亦是假施設，何有其實？故以富翁先許三車，雖虛無咎，況賜與大白牛車，何咎之有？以喻說令明廢除之由。從此喻說之後，即一切教徒，無有不信。雖有化城寶所之喻，不為不信者說，只作增明廢除之由。自此已往，更無疑者，只有信解者。信解分四大弟子信解，及五百阿羅漢信解。待明晚再來講佛徒信解。第五晚講廢除理由已完。

第六晚講 佛徒信解

上五晚所講的經過，佛費了許多語言，始得全部佛徒接受。因聞譬喻，才深信之，由迦葉、須菩提、迦旃延、目犍連四人表示在先。文云：「我等居僧之首，年并朽邁，自謂已得涅槃，無所堪任，不復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此四人自己絕分之念自況，其由有三：

（一）既為眾首，不可輕於移動，有礙群眾，亦被同群歧視，職是之故，不發大乘心。
（二）自憶年老氣衰，何堪大任，若發大心，必按著大乘條件工作，大乘工作我雖未行，亦早知是不易做的，故年老之人，不宜於彼，唯心中總有些不安，因大乘可以成佛，我則無份，豈非憾事。
（三）自己證得涅槃，亦可少分自慰，何必多求？從此止步知足便了，無用去希望那些菩提大道罷了。有此三緣，故不堪任去進求大乘，這亦是安而不安，不安而安的態度。

又云：「世尊！往昔說法既久，我時在座，身體疲憊。」又有一種障礙因緣。佛說大乘法時，諸大乘人聞法歡喜，得法喜充滿，連飲食都不念，有法味資色力，精神奕奕，多麼愉快。唯小乘人，一向未有好大之心，一味恃自己居眾領袖，年齡過人，又證了什麼不相干的涅槃，勉強參加大乘法會。佛為大菩薩說法的方式，每次說一種道理，必牽到二百七十六句，若說多種道理，連流灌水，猶如懸河般的瀉下，不計時間之長短，不分晝夜常說，菩薩受法，猶如大海，多多益善。唯可憐的聲聞人，在中諸般辛苦，所以言「身體疲憊」，或時伸腰呵欠，東瞻西望，前俯後仰，百醜並露。如此情態，何能荷擔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？今則不然，如來廢權，大小諸乘，總成閑話，平生而論，一筆勾銷。

又云：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，於菩薩法，遊戲神通，淨佛國土，成就眾生，心不喜樂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，得涅槃證。又今我等年已朽邁，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生一念好樂之心。」

「空、無相、無作」三句，是大乘人之三三昧，小乘人本不以此為念，今言「但念」，因聞大乘不生好樂者，由聞「三昧」故。既一切法空，又無相復無作，何必多事去學菩薩那些遊戲神通、淨土莊嚴、利益眾生種種無謂的勞苦之事？況且佛令我出了六道輪迴，已滅絕煩惱，得了寂滅的安樂，便千足與萬足了，對於佛的佛大道，無用妄求。

言「一切法空」者，諸法無性故，諸法由虛妄因緣聚會，驟觀之似有，細察之即無。如一大軍隊，瞥見之，實是威嚴；若用正眼視之，則無軍隊之性存在，何以？但是個人，個人之性，始終不會變成大隊性。當知大隊是假的，其體空寂不可得，有何威嚴可言？無論大小多少，動物植物，以至佛身佛道，一切的一切，無一不等於軍隊之空，故云「一切法空」。

菩薩智力未足，常常習此理想，靜心密密觀察，觀至空性現前，確不見一切法，此名修習「空三昧」。佛說一切法空為「教」。一切法本空，佛說與不說，空性如常為「理」。菩薩依明理，修習名「修」。深修成定，名三昧。

何為「無相」？相亦名為性，如經說：我相，人相，眾生相，壽者相，乃至知者、見者

相，此相非相狀相貌之相，亦非外相內相之相，乃指一切法之體而言。

前言空，是直言一切法不有，此言其無個體，故名無相。菩薩應修習此三昧，免受一切法所迷，阿羅漢念此，既一切無相，更有何神通度眾生事？其懈怠成性，故有此念。豈不聞佛教菩薩，不住一切法，應住般若波羅蜜中，以不捨法，應具足布施波羅蜜。應觀眾生，及世界不可得故，應勤精進度脫眾生，淨佛國土，乃至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此為有智有方便。

不是「但念空」，空是般若，應具足種種行是方便。本來小乘人亦未曾「念空、無相」，不過他亦知佛說此義，這是推諉的意思。何曾有此？若果以空、無相為念，一切無礙，有何年老？有何眾首、涅槃？有何出三界？

大乘人觀空、無相、無作，能行一切行，依佛所教，按步進修。由此可見，小乘與大乘不同之點。言無作者，「作」是造作、動作之意。一切眾生，一切菩薩，皆有作，作處是身、口、意三處，作業是善、惡、無記、有漏、無漏諸業。此約一般常人之見。

若依真理看來，實無作，無作者，亦無作業，故名無作。此約作而言無作，非是不作名無作；一切眾生終日作實無作。去求止住等，亦如是說。若言有作，應有作者，才有作；若言有作者，應有作，才有作者。二法相待方有，不能言「作為獨作，不因待作者有」；亦不能言：「作者獨為作者，不因待作，自有作者。」

如世人論雞先蛋先，俱不成理。當知非雞先，作非蛋先，實無雞無蛋，迷為有雞有蛋，便去妄測誰先誰後。

作、作者，亦如是。非先非後，實無作。菩薩有此無作智慧，常於一切應行之行，即精進勤作。聲聞人既「但念空、無相、無作」，何以不發心求佛道乎？可知非也。

復次大乘人，雖行大行，亦無佛可成。若欲成佛，唯有一乘方能成。由是之故，須開權顯實，令大小乘人，共悟一乘。故小乘人歡喜不已，將以前一肚子不了的思想，完全嘔出，舉身輕快，這是信解表示。

還有許多重要說話，須要表示，實難以表示，權以寄言於譬喻中明之。且看下文如何說：「我等今於佛前，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心甚歡喜，得未曾有，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，深自慶幸，獲大善利，猶如窮人，無量珍寶，不求自得。」

「不謂於今」，料不到無意中，得一乘之歸宿，深自慶幸，難以形容其好處，以「獲大善利」四字括之，以略喻無量珍寶，不求自然飛到前來，多麼歡喜愉快！表信解之深，亦是步舍利弗之先說，亦是順佛之教，若能「發一言」，即「為已供養，一切三世佛，是人甚希有，過於優曇華」；「世尊！我等今者，樂說譬喻，以明斯義」。

因聞佛譬喻，今得信解，今仍以譬喻，寓其心喜。其文頗長，不能照錄，今撮其要而言之如下：

譬喻有人，幼小無知，出門失蹤，漸漸長大，自尋衣食，從近至遠，經歷諸國。其父尋子，未知方向，適相背馳，從國至國，經二十餘年，以疲倦故，止住一國；仍聚財寶，經商營業，交遊豪富，至於國王，亦深崇敬。如是不覺漸經二十餘年，每念失子之苦，年近古稀，心加著急，癡子捨我，五十餘載，生死如何，亦未可知，若不得子，一旦無常，財物散失，殊為可惜。亦未曾對人言及覓子，而來居此，只有自己一人煩悶。

其子為求衣食，亦漸漸趨近其父所止之國，至彼國內，一日行至其父之家，住立門外，遙見其父，不知是父，以為國王，或是大臣，不敢久停，恐有強逼使其做事。思想之後，速往窮家覓工。

其父在內，忽見子來，心甚歡喜，默思大業有托，即着二人，急追牽回。二人往捉，窮子即大起恐怖，大聲疾呼，稱冤橫枉，未曾相犯，因何強捉？於是二人，緊執牽回，至其家內，已失知覺。其父認定，是子不誤，即命二人放之令去，勿強逼之。

自放以後，窮子歡喜，遠行覓工求食，是日尚未果腹，再遭此痛苦，實屬冤枉。其父轉計，再易二人，軟語善誘，令子回家，得有所教。於是敕二使人，教以方便，汝可追尋窮子，若見面後，言當相僱，工金兩倍。若願作者，帶其歸家。如其問汝，作何等事？則言僱

汝淨廁，我等二人亦同共作。

窮子聞之，內懷歡喜，即隨二人，回其父家，每日除糞，淨諸房舍；身體瘦弱，皮生瘡癩。其父在舍，由窗突窺見，心甚憐愍，欲近其子，共談數語；更換垢衣塵穢自身，手持糞器，狀如窮人，至子作處，立與子言：「汝等勤作，勿得餘去，如需油鹽等物，盡給與汝。如有小疾，亦有老婢侍奉，既加汝價，安心勿去，我見汝來，甚為歡喜，因何而喜？見汝年少可愛，我已老朽，視汝如子，知我意否？因我無子，不如就認，汝為我子，可乎？從今以後，不復以汝為工人，直視為子。」

窮子雖幸遇父，不知是父，以為義父，心不大喜。其父間有命理房內。如此方便忍耐，過二十年，命子料理家事，知各寶物，出內取與，全盤經理，心無貪取，仍居舍外茅房，下劣之心，依然如舊。

再過數年，智識漸增，堪領家業，其父欲將財物付之，即招集各方關係人物，宴飲之後，登於高臺，大聲告眾：「諸君當知，此義子者，非義子也，實是親生之子。自失子後，五十餘年，未曾向人說過此話。三十年前，忽然至此，未有智識，故令除糞，執作家務，實為痛心之事。今既有智，所有家業財物，全屬子有。諸君敬我，當體我意，予與輔助，令得安樂。」子聞父語，心大歡喜，無量珍寶，不求自得。……

如此譬喻，其中大要，就是「歡喜」二字，即是信解，解佛之語：「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」

以富翁尋子譬，昔日佛教我一乘，我等長夜隨佛修學，成真佛子，故以子譬。後退一乘大心，貪欲墮落，以失子譬。我雖墮落離佛，而佛慈愍，念念未捨，以父尋子譬。眾生鈍根，因緣未熟，以失子五十餘年譬。今次見佛，由佛方便，成就小乘，以誘子除糞譬。未有大乘善根，但取聲聞涅槃，以倍價譬。佛命聲聞教菩薩，以料理家財譬。佛將示入涅槃，開權顯實，授記成佛，以招集宴飲，付財以子譬。

此諸聲聞，本是菩薩，信解深刻，以喻表示。還有五百阿羅漢信解，以衣裏寶珠未失，以譬一乘人雖退心多劫，往日功德，尚在未失，信解開權顯實。第六晚講佛徒信解已完。明晚續講現在利益。

第七晚講 現在利益

上六晚所講各節，略明佛教大小權實，為認識上之利益，此種認識，亦不可多得。若能信仰皈依不忘者，那功德不可限量。亦不必依藥王菩薩之「得現一切色身三昧」，亦不必依常被輕慢菩薩之「得六根清淨」，但能信受「佛為大事」出世，我們是佛所為之人，就有了不得的利益。

如經云：「能聽是法者，斯人亦復難。譬如優曇華，一切皆愛樂，天人所希有，時至乃一出。」吾人能聽者，尚為難得，何況受持不捨。是以知認識此事，為人尊貴，吾人不幸生於今時，遇那些代表佛教宣傳，都受了不正的薰習，耽擱了寶貴的光陰，犧牲了不少的金錢及精神，一點好處也無，反增長許多業障，應悔心痛改，不要拉來附會於今日。

正信認識之中，此是悔過的利益。當知一乘佛，與一乘大菩薩常居十方，清淨莊嚴國土，吾人隨時可見佛及僧，不待專心念佛，求生任何國土，這是信一乘的利益。

佛復說因緣在化城喻品廣明之。吾人往昔過無量劫前，值大通智勝佛出現於世。吾人曾參加小乘法會，曾證聲聞果，大通智勝佛因開權顯實後，連說一乘因果，經八千劫。吾人因小乘智慧小故，意不能聽受，一句亦不知；同是聲聞亦有少數，開佛知見，唯吾人未有知故，大通智勝佛亦知吾人，不易開解，便退座入靜室休息。於是時十六位大菩薩，各升法座，為吾人復講大通智勝佛八千劫所說之法，經過八萬四千劫，吾人聞一位菩薩（即今釋迦前身）詳說後，一一明了，開佛知見，發一乘菩提心。

大通智勝佛過八萬四千劫後，從靜室出，升前法座，普告大眾言：是十六菩薩，甚為難得，汝等應常常親近，若親近此菩薩，不久當得成佛。大通智勝佛說完一乘，不入涅槃者，

正為此故未入也。讚後即入涅槃。

吾人往後，的確常常親近菩薩，由菩薩提攜，常得親近佛，凡聞佛說一乘，有不了之處，菩薩便詳細解說。如是者經過四萬億佛，皆得親近進益不少。若論佛道廣大，無量無邊，未易圓滿，雖未圓滿，亦過半矣。

吾人知此因緣不虛，吾人本師菩薩，今已成佛多時，為吾人未圓滿故，出現於世，此為莫大的利益。此益不信，更信何法？復說譬，以助顯此事。

猶有群眾多人，為過五千里取寶。有一導師領導，導師往返多次，善知道路通塞，可行不可行。將諸行人，就途猛進，漸行至三千里間，眾人疲憊，不願再進，便欲退還。導師聞悉，嘆甚可愍，如何捨大珍寶，退回窮里？雖善勸進，亦不聽受。逼不得已，就三千里途間，距離半里，化一大城，化備各種需要物品，男女充滿，樓臺周遍，免費飯店，處處皆有，對眾人言：「汝見此城否？」諸人言見。導師問諸人言：「願入此城否？」皆言願入。

導師引眾入城，休息半月，眾人恢復色力，皆無疲倦，反生戀愛之心，互相謂言：「此城甚樂，生活舒適，就此度日，不復餘去。」導師知眾無疲，亦知貪樂，不願他去，先廢化城，然後說明是化，告眾人言：「寶所在近，汝可速往。」眾人踴躍，前往寶所。

這種比喻，極為明顯。取寶群眾，乃往日聽菩薩說一乘佛道，各人發心如取寶。佛道長遠，如五千里。歷劫修行退心，如疲憊。佛設三乘權教不實，如化城。三乘人保守三乘，如戀著化城。導師廢化城，如佛廢除三乘權教。寶所在近，如一乘佛道將成。過三千里，如已修行過半。導師，如往日十六菩薩之一。

當知吾人對於佛智已過半，這是過去利益，今日得知。佛在世時，從佛聞法，有授記成佛利益。佛滅後，凡能信經說者，亦授記作佛。

經云：「如來滅度之後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偈一句，一念隨喜者，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」這不顯然如同佛在世時一樣？

往昔釋迦在因地中，有一世自信是一乘菩薩，亦教人信。教人並不多談教義，亦不讀誦經典，只有見四眾佛徒，不論遠近，一一皆到其前，禮拜言：「我深敬汝等，不敢輕慢。所以者何？汝等往昔皆行菩薩道，當得作佛。」此教人自認一乘菩薩，因往昔是菩薩故。

如此教人，信者極少，不信者多。四眾之中，有瞋恚惡口臭罵者言：「是無智比丘，從何所來？自言我不輕汝，而與我授記，當得作佛。我不用如是虛妄授記。」此是不知利益之人，墮大地獄，經於千劫。

經云：有惡人以惡口在佛前罵佛一劫，其罪極重。若罵一乘之人一句，其罪更重，過於罵佛百千萬倍。若有人合掌恭敬，讚佛一劫，功德不少，不如有人讚一乘人一句功德不可得比。這種利益可想而知。

經又云：「多有人在家出家，行菩薩道，若不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，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。若有得聞是經典者，乃能善行菩薩之道。其有眾生，求佛道者，若見若聞是法華經，聞已信解受持者，當知是人，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藥王！譬如有人，渴乏須水，於彼高原，穿鑿求之，猶見乾土，知水尚遠，施功不已，轉見濕土，遂漸至泥，其心決定知水必近。菩薩亦復如是，若未聞未解，未能修習是法華經，當知是人，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。若得聞解思惟修習，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皆屬此經，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。」

讀此文可知利益如何，不待詳說。有了這些認識利益和信仰利益了，不須更望什麼其他的種種利益啦。如出家利益，受戒利益，在家的皈依三寶利益，受五戒八戒利益，捐助某某等等諸多利益，皆視為大害。

經云：「不應親近，貪著小乘，三藏學者。」此言三藏學者，指三乘之人親近尚不可，況去求那種利益？而且我國佛教，未有三乘教，一一皆邪行邪說，利益何有？現在利益講完。明晚講流通正法！

第八晚講 流通正法

上七晚所講教義，不離權實二教。權教是佛方便假設。經云：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，說佛智慧故。」這是施權為實，或為實施權。如是正法，應廣流通。

經云：「聞法歡喜讚，乃至發一言，則為已供養，一切三世佛。是人甚希有，過於優曇華。」此為讚法流通。

又云：「有慚愧清淨，志求佛道者，當為如是等，廣讚一乘道。」這亦是讚法流通。言慚愧清淨，志求佛道，是權教中大乘菩薩，此種人未知一乘故，一乘菩薩既知一乘，應為他說，是名流通。

又云：「若有信受，此經法者，是人已曾，見過去佛，恭敬供養，亦聞是法。若人有能，信汝所說，則為見我，亦見於汝，及比丘僧，并諸菩薩。」證明此人以前見佛，又將不久見本師，及各菩薩，親近佛僧二寶，自己何人可知，此約見佛流通。

不過，為說此，仍要審察，能否聽取，經云：「無智人中，莫說此經。若有利根，智慧明了，多聞強識，求佛道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。若人曾見，億百千佛，植諸善本，深心堅固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。若人精進，常修慈心，不惜身命，乃可為說。」因聞此法不易，故須揀擇。

又如迦葉等發心流通云：「我等今者，真是聲聞，以佛道聲，令一切聞。」這心地多麼光明！又云：「我等今者，真阿羅漢，於諸世間，天人魔梵，普於其中，應受供養。」一乘之人福德極大。吾人不能說彼，已證阿羅漢故，才能如是說，非也。不應以小乘果為可貴，但能自信，是一乘菩薩，就應受一切供養，豈有分別古今凡聖？當知吾人非凡夫也，亦非聖人。雖聖亦不為，乃至佛亦不足勝，此約勝位流通。

又云：「若能信者，是則勇猛，是則精進，是名持戒，行頭陀者，則為疾得，無上菩提。」此約具足精進持戒等流通。

又云：「佛滅度後，能解其義，是諸天人，世間之眼，於恐懼世，能須臾說，一切天人，皆應供養。」此約為世正眼，受天供養流通。

又云：「若於夢中，但見妙事，見諸如來，坐師子座，諸比丘眾，圍繞說法。又見龍神，阿修羅等，數如恒沙，恭敬合掌，自見其身，而為說法。又見諸佛，身相金色，放無量光，照於一切，以梵音聲，演說諸法。佛為四眾，說無上法。見身處中，合掌讚佛，聞法歡喜，而為供養，得陀羅尼，證不退智。佛知其心，深入佛道，即為授記，成最正覺。汝善男子，當於來世，得無量智，佛之大道，國土嚴淨，廣大無比，亦有四眾，合掌聽法。」

以上三十八句，言菩薩在夢中之境，雖非實境，亦能令自知信心進步，無惡夢事，約夢事利益流通。

又經云：若人聞我所說，受持頂戴者，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不須為我復起塔寺，及作僧坊」；亦不須以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湯藥「四事供養眾僧。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是經典者，為已起塔，造立僧坊，供養眾僧，則為以佛舍利，起七寶塔，高廣漸小，至於梵天懸諸幡蓋，及眾寶鈴，華香瓔珞.....歌唄讚頌，則為於無量千萬億劫作是供養已。」

吾人在佛教中，每每好造塔起寺，供養佛像及供養僧尼，雖然亦是好事，而多失其當，勞力傷財，實無利益。不如自信正法，流通正法，省力功多，百利而無一弊，智者察之。

又云：「如來滅後，若有四眾，及餘智者，若長若幼，聞是經隨喜已，從法會出，至於餘處，若在僧坊，若空閒地，若城邑巷陌，聚落田里，如其所聞，為父母宗親，善友知識，隨力演說。是諸人等，聞已隨喜，復行轉教，餘人聞已，亦隨喜轉教，如是展轉至第五十。阿逸多！其第五十善男子善女人，隨喜功德，我今說之，汝當善聽。若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，六趣四生眾生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其中若有形無形，有想無想，非有想非無想，無足二足，四足多足，如是等在眾生數者，有人求福，隨其所欲娛樂之具，皆給與之。.....是大施主，如是布施滿八十年已，而作是念：我已施眾生娛樂之具，隨意所欲。然

此眾生皆已衰老，年過八十，髮白面皺，將死不久，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。即集此眾生，宣布法化，示教利喜，一時皆得阿羅漢道，盡諸有漏。……於汝意云何？是大施主，所得功德，寧為多不？彌勒白佛言：世尊！是人功德甚多，無量無邊。若是施主，但施眾生一切樂具，功德已是無量，何況令得阿羅漢果？」佛言：是人雖有如此大功德，「不如是第五十人，聞法華經一偈，隨喜功德，百分千分，百千萬億分，不及其一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其一。」此中說明展轉至第五十人，不復為人說之功德如是，若論最初第一人更不可說也。

又云：若人往到法會，「若坐若立，須臾聽受，緣是功德，轉身所生，得好上妙象馬車乘，珍寶輦輿，及乘天宮。若復有人，於講法處坐，更有人來，勸令坐聽，或分座令坐，是人功德，轉身得帝釋坐處，若梵王坐處，若轉輪聖王所坐之處。」若復有人，勸餘人共往聽法，即受其勸，「乃至須臾間聞」，是勸之人所得功德，轉身得與一乘總持菩薩共生一處（即淨土中大菩薩也），「利根智慧，處處所生，見佛聞法，信受教誨」。勸一人令往聽法功德尚能如是，何況自己一心聽受，復為人分別解說，功德不可思議。

如是種種，皆為佛說，意在流通正法。吾人應尊重正法，勿誤信邪言。中國自古至今所有宣傳佛教稱大乘者，皆邪說也。不但不知一乘，即大乘權教尚未能少知，開口便錯，動筆就謬，切切不可妄聽。有以唯識為大乘佛教，或以唯心為大乘佛教，或開悟為大乘佛教，或淨土為大乘佛教，一一皆天魔外道之邪論也。吾人應護持如來正法，破除教內邪言。第八晚講流通正法講完。佛學大綱，作八節演講，不多不少，權作終結。

遠參老法師撰寫的《維新標語》：

扶持如來正法，
肅清教內邪言，
建立佛徒良軌，
普遍大地弘揚！